人形机器人远比无人汽车复杂、困难，这是很多年前我的分析。无人汽车市场至今起不来，黄仁勋先生却想跳过去直接搞出万亿人形机器人市场，能行吗？

我还分析过：如果人形机器人技术真能成熟，让人形机器人驾驶无人汽车就行了，但这可能吗？除了通用智力问题，以前提到的通过操纵监控装置、愚弄监控方把无人汽车（特别是无人卡车）改装成恐怖攻击运载器如无人机母车的可能性，在人形机器人驾驶的汽车上应该也存在。人形机器人，不管是否由远程控制操作，恐怕都取代不了人。

所以，我说黄仁勋先生是想跳过去。黄先生和他的团队应该没有研究过科学逻辑和智力科学的基础问题。黄先生说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但计算机达不到人类智力，也达不到动物智力。欧盟旗舰研究Huamn Brain project连模拟鼠脑、猫脑都早如我事先分析那样失败。这会严重限制人形机器人智力。

我早就劝科技界通过人形机器人来研究智力基础问题，但不要把人形机器人当产业发展。当时科技界主流反对我通过人形机器人研究智力的主张，说：无人汽车可以成功，车轮才是主流。还推出一款无人汽车上装人形机器人上身供在外星球行驶的车辆。当时孙正义先生的软银、郭台铭先生的鸿海和马云先生的阿里巴巴合作制造Pepper机器人就是用轮子滚动的，但早已失败。

现在无人汽车市场没起来，科技界主流捡起我研究人形机器人的主张，却忽视我反对把人形机器人当产业发展的意见。我告诉别人那边是陷阱，他们非要往陷阱里跳。我只能等强虏灰飞烟灭。所以，黄先生这一波人工智能是科技界反对我智力新科学的最后努力了。如果黄先生一、两年内搞不出大名堂，智力新科学就该上场了。

十年树人。如果十几年前他们在尝试人工智能的时候，也给我的反对意见一些资源做研究，学术界和教育界就可以很快进入正轨，大学也不会误人子弟。我也不会说“强虏灰飞烟灭”，虽然是开玩笑。

最后分析一个科学逻辑和智力科学的研究问题，跟人形机器人研究也有关系：

前文提到“太紧张、高压，血液供应不均匀，会把逻辑研究死。研究科学逻辑需要逍遥学派”。这实际上在分析不同思维模式会形成不同逻辑和各自优势。紧张、高压的思维模式，有助于完成某些任务，但不利于严谨、周密的逻辑。而荷尔蒙等等因素会引发不同的思维模式、形成不同的逻辑体系，如简单、快捷的战或逃还是更细腻、复杂的应对等等。

所以，研究科学逻辑不同于研究哲学逻辑或数学逻辑的哲学家或数学家，而需要智力科学的相关研究作基础，研究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同思维模式对逻辑体系的超越式控制和切换。

人工智能出路在人机藕合，但边际效益会越来越小，远不如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成长期。人类出路在太空发展，需要研究生命的加速演化和智力的进化和退化。

附录一

以前提过一个中国古典哲学问题“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其实按演化理论，人和鱼有共同祖先，所以人类可能知道一些鱼的快乐。很多人跟狗还能相当默契。但别太快下结论。很多地方晚上经常能听到类似小孩哀伤啼哭的声音，其实是猫的叫声，跟哀伤没有关系。人经历几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人跟人要相互理解也不太容易，更何况人跟动物。但很多人知道了猫那种叫声跟哀伤无关，有些人还能达成跟某些动物在相当程度上的理解。所以人类智力非常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人跟人形机器人的互动更成问题，关键在于机器人的智力结构、机制和接口。

附录二
语言智力、语言逻辑、计算机语言模型也是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前文部分内容跟这些议题有关，放在这个附录里：
《离骚》写那么长，不如《在水一方》。高适只是二流诗人，颜真卿是一流书法家，都不如郭子仪、李光弼。郭、李战败，才有杜甫悲歌。李白借酒浇愁，杨柳岸晓风残月便是桃花扇。
林黛玉教香菱挺上心，终不及漱玉填词。从秦淮河畔到大观园，从八大胡同到太太的客厅，是肉体到灵魂的重要转折；虽然大观园里的风花雪月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但为新文化运动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意淫这个词会混淆、误导各种不同的男女关系，使人戴有色眼镜看事情。
使用错误语言，智力会退化。计算机语言模型难以理解这种语言复杂性，更无法知道是否使用了错误语言及其有什么后果。这些需要用逻辑规范，也可以用来测试黄仁勋先生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目标错误。黄先生就读的少年管教学校和斯坦福大学都没有有效逻辑分析这些问题吧？使用正确语言和逻辑应该从小开始教育。

附录三
吴清源挑战秀哉名人的比赛，引发围棋规则的重要改进。语言逻辑和语言智力跨度和复杂性远超围棋，也需要比围棋更复杂的测试规范。美国应该是City U pon a Hill。
黄仁勋先生是否承认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预言是错误和无知？我可以设计普通中学生能理解的问题证伪他的预言。如果想提前知道这些问题，O penAI或其投资者可以设立奖金接受挑战者测试。让别人先去挑战。其他人能成功挑战，我就无须上场。
挑战赛可以在日本、法国、加拿大、印度、巴西、新加坡等等国家轮流举行，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对新科学规范的关注。随着挑战者人数和挑战成功率的减小，奖金应相应地逐渐提高。只有在无人能挑战成功时，我才会上场。
请尽快安排挑战者测试。如果我上场时，已超出黄仁勋先生所说的五年内期限，黄先生的目标已失败。根据科学研究目的仍有继续测试的价值，但我会有附加条件：
我的测试分数轮，只有完全通过上一轮测试，而且人工智能方对上一轮正确回答给出答案原始训练资料的来源和依据后，才能进入下一轮。如果没有原始训练资料的来源和依据，正确回答就比较可疑，人工智能方就需要给出问题相关模型特征和算法让别人重复验证。
这样的条件一方面会促进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没有书面文字来源、中学生也能理解的问题，往往是难度比较高的新问题。挑战者给出了难度较高的问题，人工智能方也应该给出正确回答的相关模型特征和算法作为回报。
其他挑战者也可以这样要求。但早期挑战测试应该只选不这样要求的挑战者，以尽快推进测试、让更多的挑战者参与、经历更广泛的测试。
如果能通过我的前面几轮测试，我就承认人工智能具备普通人类智力。我的最后一轮测试代表智力新科学的难度。人工智能方可以选择只做前几轮测试，不参与最后一轮。我的最后一轮挑战测试的获胜奖金金额等同于世界首富的财富。这是代表人类的最后挑战奖金。我的智力新科学研究不需要那么多钱。如果我获得最后一轮的挑战奖金，我会捐掉绝大部分钱；大部分捐给太空探索，小部分捐给健康医学研究。请NASA 和NIH支持我。